

拜經堂文集

子夏易傳序 丙寅孟春

拜經堂文集第二

釋文序錄子夏易傳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駢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人唐會要開元七年劉子元議曰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傳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乖刺司馬貞議曰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今祕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庸以子夏之為韓嬰當以七略七志七錄為據漢晉六朝人所言不謬也嬰為幼孩夏為長大名與字相反而相

成韓易十二篇者上下經並十翼也今本漢書脫十字當據劉
議補之薛虞記者虞蓋子夏弟子或後儒箋解之韓嬰易傳之
有薛虞記猶韓嬰詩傳之有薛君章句耳陸氏釋文引薛虞說
孔氏正義引薛虞記並舉與張璠司馬貞所言合庸留意此學
幾二十年甲子順天鄉試策問首及庸大言子夏非卜商乃漢
韓嬰而考官深擯之乙丑季冬承德孫鳳卿觀察以輯本見示
庸方悼哲弟云亡又嘉同志之有人也廢業三月復理舊事舉
向所知者質之漫記卷端云

刻呂氏古易音訓序

壬戌季春

文獻通考呂伯恭古易音訓共十四卷宋史藝文志古易音訓二卷蓋古易十二卷合音訓二卷為十四朱子孫子明取音訓附刊本義後今原本不可得惟散見元董季真周易會通中而分并失次讀易之暇依呂氏篇第手自輯錄分上下經一卷十翼一卷而刊行之呂氏本陸德明釋文晁以道古周易著此書易釋文有明監板及通志堂雅雨堂抱經堂諸本惟此所載與葉石經影宋本合晁氏生當北宋猶見鄭易四篇及唐沙門一行陰闕道陸希聲等說今嵩山之書久亡亦賴此以存其梗概屯屯如賣如與葉鈔本及漢書注集韻合知今本作遭之為凡

改也蒙苞蒙秦蒙荒與葉鈔本及唐石經六經正誤合如今本作包或苞包倒置之為窳改也秦苞荒晁氏曰鄭讀為康大也案爾雅某氏本詩召是箋皆云荒虛也易晉康侯鄭云康尊也廣也廣大義同爾雅釋器康瓠謂之甌李廌曰康謂大瓠瓠也知康有大義荒即訓虛不必讀康而今本作讀為康云虛也者誤也復頻復鄭作卑案說文頻感字从頻卑聲然則古經頻字借聲作卑而今本作頻之為妄加也離出涕沱_聲與集韻所載古字合今作若則與陸氏自云古文若皆如此不相應矣明夷用承馬音拯救之拯艮不承其隨音拯救之拯正同今明夷作拯與艮乖異且陸氏之音為贅矣睽下引說文云目不相聽也

與葉鈔本及今說文集韻合盧學士云聽者順從之意今作視
乃妄人所改或又據玉篇改作耳不相聽而未料及說文無睽
字則益失其真矣豐豐其沛子夏作蒂傳云小也鄭干作蒂云
祭祀之蔽膝與葉鈔本及錢求赤影宋本易疏合今作鄭干作
韋以區別乎子夏傳不知沛沛蒂同一市聲作韋為失其義矣
既濟繻有衣衲說文作絮與本書合案說文絮敝繻也以糸如
聲絮絮縕也一曰敝絮以糸奴聲易需有衣絮今作絮則為敝
繻字而非敝絮字矣象下傳其文蔚也廣雅云蔚數也與葉鈔
本合案廣雅三釋詁蔚縕的駮數也一切經音義卷七云廣雅
蔚數也文彩繁數也今本作數也是不得其辭而妄改與廣雅

不合矣繫辭下成天下之蠱、者鄭云蠱、沒、也與葉鈔本
合案爾雅釋詁蠱、蠱沒勉也郭注蠱沒猶通勉鄭注本此而
今本改作汲、者為失其義矣茲故疏其足以訂正釋文者於
簡端嘗欲合刊呂氏古易音訓宋氏國語補音孫氏孟子音義
殷氏列子釋文蕭氏漢書音義何氏晉書音義釋元應一切經
音義慧苑華嚴經音義為續經典釋文力有未暇今姑託端於
是焉

刻詩經小學錄序 己未季冬

詩經小學金壇段君玉裁所著初錦堂從翰林學士盧紹弓遊始知段君以鄙論尚書古今文異同四事就正段君致書盧先生云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汝之上盧先生由是益敬異之既而段君自金壇過常州攜尚書撰異來授之讀且屬為校讐則與鄙見有若重規而疊矩者因為參補若干條劉端臨訓導見之謂段君曰錢少詹簽跋多非此書之旨不若臧君箋記持論正合也而詩經小學全書數十篇亦段君所授讀錦堂善之為刪煩纂要國風小大雅頌各錄成一卷以自省覽後段君來見之喜曰精華盡在此矣當即以此付梓時乾隆辛亥孟秋也竊

以讀此而六書假借之誼乃明庶免穿鑿傳會之談段君所著
尚書揆異詩經小學儀禮漢讀考皆不自付梓有代為開雕者
又不果而此編出鏞堂手錄卷帙無多復念十年知己之德遂
典裘以畀剞劂氏此等事各存乎所好之篤不篤耳原未可以
力計也書中每言十七部者段君自用其六書音均表之說

題蜀石經毛詩考證

丙寅季冬

余幼時讀官本毛詩注疏考證輒引蜀石經心頗惑之後考其
文字異同往往增所不必增刪所不當刪如谷風昔育恐育鞠
一句兩育字而殊訓見之毛傳鄭箋孔氏正義俱有明證開成
石經亦同乃蜀本獨無下育字此類差謬當由校勘粗粗唐魏一時
誤脫耳若謂有意刪之恐不至誕妄若是而好異之人不知其誤
反以今本為衍恐又為誤本之傭臺矣學問之道貴平心以求
其是非而無取乎苟焉好異苟焉好異之人固無與乎學問之
事也又烏足與辨是非分黑白哉錢塘嚴君厚民取蜀石經殘
本據傳箋正義釋文唐石經岳本句訂而字正之蜀本不足信

一覽盡之矣苟焉好異之人其考諸此歟

刻蔡氏月令章句叙 己未季冬

余讀後漢書蔡邕傳而歎中郎生不逢時有匡濟之略不見用
有纂述之才不能成且脅於權奸死於牢獄後世不諒其志復
加以黨惡之名未嘗不為之太息痛恨悲感交集也中郎母病
不解帶者三年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冢馴兔擾室木生連理
非至孝之感乎密詔稽問直對無隱首揭妖祥災變之原歷指
貪濁佞邪之輩明知言出禍隨而冒死不避非致身之忠乎去
聖人久遠經籍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進奏求正定六經而手
自書碑命工鐫刻俾後生晚學咸知取正則有功聖經也史才
之難莫難於志師資胡廣得其舊事起自布衣歷於患難積累

思惟以成十意又作靈帝紀及補傳四十二篇則有功漢史也
詎以姦仇讒譖始議大不敬棄市後與家屬髡鉗徙朔方明年
宥還又以閹黨銜怨而亡命江海遯跡吳會困阨至矣董卓一
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

本史論

卓雖權奸而上有獻帝猶漢相也可不謂知己之遇乎且

六語

史言董卓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
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是其迫脅之以不得不進也既如彼又
言卓多自很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遠非
終難濟也吾欲避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
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下亦難乎邕乃止是其既進而不能退也

又如此驟聞卓誅動色而歎意氣之感孰能忘情設無此一歎
其事君必不能忠其事親必不能孝乃遽執此指為同逆不亦
冤乎且同時盧鄭大賢咸與中郎交好史云邕死播紳諸儒莫
不流涕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然則先師得
壹意研經而不治史者以有中郎在也又盧植傳曰卓將誅植
植素善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
植事卓乃止然則卓之不殺子幹中郎請教之力也語云不知
人視其友而范氏史贊與馬融並論贊云籍梁懷黃名流月毀顏誅擬人不倫
矣邕氏家訓文章篇亦云馬季長佐蜀獲請蔡伯喈同惡受誅史言邕收付廷尉乞黜首刖
足續成漢史太尉馬日磾馳謂王允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

當成後史為一代大典是中郎垂死慘。漢記寧嬰金鎖斷支
體以成之馬太尉深知力救弗得不能如司馬子長之下獄室
而成史記也為千古恨事矣中郎著月令章句本傳失載集言
光和元年徙朔方懼顛蹶墜無以示後遂於憂怖之中成月
令說苟使學者以為可覽則雖死而不朽然則章句之作在患
難中蓋深慮旦夕不測草木同腐將託是以表見庶幾身歿名
立也鏞堂敬其人悲其志惜其書之不成其所成者後世復散
亡因采輯羣書所引并錄集中月令問荅明堂月令論二首為
二卷以存中郎梗概焉鏞堂年二十始知治經即初端月令據
呂氏春秋以校小戴記塾師鄭清如鄉先生莊保琛見而獎異

之遂欣然有志於學後錄成此本十餘年於今矣暇日重勘一過擬付剞劂氏學者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竊為論及之

茂美醇正一字不可易非有真性情不能操管也

孫星衍

後漢儒者之學可與康成並驅者中郎一人而已身前死已極枉而後之名又為庸腐者所污得此昭雪可為快事

阮元

范氏論中已極為中郎剖析此更疏通證明之非具非常之識不能為古人如此吐氣也

許宗彥

平允之論非偏見也

嚴元照

先生可以論世知人矣當與馮山公論柳子厚同讀

汪喜孫

題夏小正金書目錄

戊午仲殊

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載漢書藝文志所以發明夏小正之義也。鎬堂聞之莊葆琛先生說以夏時為明堂陰陽經夏小正為傳月令明堂位盛德及諸子言陰陽時令者為記漢志所載雖逸可考而復也能稍按彙編以補漢志之闕更為音義叙錄等俾成完書斯不朽之盛業矣。宋君咸熙於去年已撰輯夏小正注十二卷今夏在西湖書局復多補正可謂勤已茲先寓定十卷以就正有道續編如出余將拭目請之時嘉慶戊午十一月六日武進臧錦堂記於仁和塘樓宋氏之勗經閣

書大學考異後 丁未仲冬

荆溪任氏啟運禮記章句曰熊安所傳大學此謂知本二句在其本亂節下而聽訟節即次其下以中此謂知本之義康誥以下及淇澳二節皆在篇終以三綱起以三綱結鐫堂案禮記正義序云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皇甫侃北人有熊安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義乃時乖鄭義然以熊比皇氏勝矣命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則孔仲達所據者乃皇氏本熊皇並傳禮業俱疏鄭注意趣雖有不同章句必無相異即間有異者亦必不至大相違反如任氏所稱者且自漢魏

以來注者並無其說即唐宋儒者亦未嘗言及任氏安得一旦
自知有此本蓋是誤記近人私定之書而加之熊氏也恐學者
有感於任氏之說故詳辨之附識於大學考異之後又案偽本
此謂知本二句在其本亂節下與舊本同聽訟節即其下畧同
李氏見羅郁氏文初意若以康誥以下及淇澳二節皆在篇終
則又仿佛偽石經不知誰所私作要之非熊安本則無疑也

任氏有四書約旨一書有子論語有婦人焉偽石經作殷人實無可據其
誕妄多如此

陳壽祺

阮芸臺侍講大學格物說跋

庚午孟冬

鄭康成注禮記大學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鄭以格為來本之爾雅釋言揚子方言考爾雅來格並詁為至則來與至義通然以為善惡緣人所好已啟宋儒心性之說矣此以格物為至事即本經之知止與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一事不特破後儒逃空之見勝漢注緣好之言直探聖人立言本旨教人實踐之意矣易經萃渙兩卦王假有廟豐卦王假之說文引書假于上下皆格之本字爾雅釋詁格至也廣雅釋詁假至也曹憲音格可證格為假字之同音相借又據禮經周官大小戴記所言射

物以證物為身履之所尤為精確學庸論語道相表裏昔聞先生博學一貫之說心竊喜之今又下示格物之義不勝悅服茲爰敬請數過而階跋之如是

錄爾雅漢注序 己酉孟冬

余聞之先師鄭公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揚子雲亦云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作雅之人斯為定論矣隋志錄漢中散大夫樊光注三卷魏秘書監孫炎注七卷又言梁有漢劉歆捷為文學中黃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而釋文序錄具有是陸氏猶及見之春秋正義引樊光注禮記正義作某氏詩正義則某氏樊光兩引之殆因沈旋疑非光注或題為某氏耳要皆漢儒之義精通舊詁深研雅訓遠非東晉郭景純輩所能及及唐初孔冲遠撰五經正義引諸家證之陸德明釋文則用郭本古義益微及唐季而諸家之書盡亡矣後有孫奭高瑾邢

昌三家著爾雅正義專主郭說無足為怪鑪堂少習此經兼考
舊義見郭氏精美之語多本先儒支離之談皆由臆說更或擅
改經文輕棄注義如委委佗佗諸儒本作禕與說文合而郭從
毛詩作委慘謂之濇爾雅舊文並毛詩傳皆作慘而郭從小爾
雅改本旁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衆家無不字而郭本有之音義
引不榮之物為證又自歲陽至月名及九州九河之類郭多不
言其義而不知古聖人創物定名各有取意非無故漫為是稱
者爰采釋文正義及唐以前諸書所引舊注錄為三卷以存漢
學俾讀是經者有考焉昔梁沈旋嘗集衆家之注為十卷見釋
文及隋唐志惜唐以後亦亡夫治經必先通詁訓故爾雅者六

藝之權輿也治爾雅者必根本漢學而後參考之郭氏則此書
又爾雅之權輿也學者其知所後先歟

重雕宋本爾雅書後己未孟冬

戊午仲冬鑄堂將有粵東之行嚴君久能貽我雪牕書院爾雅
三卷審其雕刻定為南宋本深感良友所惠不忍一已私秘之
將願人人得讀宋本也因勉力重雕焉鑄堂讀雅十餘年於今
矣初得明天啟丙寅郎奎金五雅本據以校正注疏本之謬已
酉冬得嘉靖十七年吳元恭單注本較郎本為善始知郎本尚
多竄改癸丑夏四月得明陳深十三經解訪本與吳本合間有
愈於吳本者最後得此冊又出郎吳陳三本之上凡已據三本
校正者勿論論其三本所失而此得焉者釋詁疾病也疾病祇
邢疏引詩白華俾我疢兮此作疢病也疢音祈按說文作疢云

析支反或丁禮反本作疫字書云疫病也聲類猶以為疾字又
音支說文及毛傳皆云疾病也今詩作痲誤也愉勞也注勞苦
者多情愉今字或作痲同此痲作痲按詩名是釋文正義皆引
說文云痲嬾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爾雅痲勞也郭璞曰勞苦
者多墮痲也承慶云嬾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
从𠂔又嬾人恒在室中故从𠂔嘗見宋槧單疏爾雅引注亦作
痲嬾視也此作覲按釋文作覲說文見部云覲視也頁部云嬾
低頭也大史卜書嬾仰字如此釋言祺祥也注謂徵祥祺吉也
注祥吉之先見此作謂吉之先見與上注合又釋言競逐彊也
注皆自勉彊釋訓懋懋懋勉也注皆自勉強此前後俱作皆

自勦強釋言釋文作強云巨丈反注同本或作強釋宮石扛謂

之倚倚注聚石水中以為步渡約也釋天奔星為約約二文皆作

約此釋宮作約釋天天作約按說文人部約約也从人勺聲玉篇

人部約扶握切爾雅曰奔星為約約彡部約之約切倚渡也廣

韻十八藥約橫木渡水約約約流星然則釋宮當作約釋天當

作約矣釋樂所以鼓敵謂之甄注刻以木長尺櫟之此作櫟之

按釋文櫟力的反廣雅云櫟擊也漢書音義云櫟梢也櫟皆當

作櫟玉篇手部櫟郎的切梢也舒也廣韻十八藥櫟字統云擊

也三十三錫櫟梢也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比虛此作

邛邛按今釋文亦作邛邛而影宋本作邛邛云本或作焉焉巨

山反釋草蓋卽鉅此作卽鉅按影宋釋文亦作卽然音渠蔡反
知本作卽也釋木援柅柳此作柅柳釋文柳郭音卽影宋本作
郭音柳按說文柅按柅木也从木卽聲玉篇木部柳渠客切柳
柅柳廣韻三鍾柳柅柳座接慮李此作柅接按玉篇木部柅才
戈切慮李亦作柅廣韻八戈柅爾雅云座接慮李今參李也或
从木釋鳥與鷗鷗此與作與按釋文作與云音餘契孫本作鷗
釋畜四骸皆白驢四蹄皆白首此作四蹄皆白駒按玉篇馬部
驢才陵切馬四骸皆白見爾雅駒才田切馬四蹄白廣韻一先
駒馬四蹄皆白也驢北驢壯此作驢北驢北按玉林先生說鄭
康成孫叔然本作驢北驢北元郭景純本作驢北驢北釋文驢北驢北

下同謂下驪北之北音同也又驪北云孫注改上驪北為牡讀
與郭異謂孫本上作驪牡見此作驪北則孫郭同今釋文作驪
牡誤也若釋親之目宗族母黨妻黨婚姻皆在前釋地牧外謂
之野無之字釋水徒駭作徒駭釋宮小閭謂之閭作謂之閭釋
器米者謂之櫟作米生釋草攬橐舍之作攬釋木狄臧棹之作
藏釋鳥鶯白鶯之分楊鳥鶯子鶯之作鶯此皆顯見其誤者今
注疏本所載音切未詳其所本明刻單注萬彙本與注疏同吳
陳兩本無之郎奎金鍾人傑本別附於各卷後大致皆同及見
此書知諸本音切俱經刪改惟此獨為完善深可寶貴凡切字
皆作反知其所由來者遠矣王氏玉海著爾雅音義二卷釋智

竊博撰吳鉉跋其舛誤天聖四年國子監請摹印德明音義二
卷頒行而郡齋讀書志載蜀母昭裔音略三卷謂爾雅舊有釋
智騫及陸德明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
說今擇其文義最明者為定此書每字一音其即昭裔所著為
本於智騫乎郭氏注中有音注外別為一卷後人多所祖述乃
注疏本見音切與郭注同者多刪注中之音以避複即吳陳三
本注下不附音切故郭注無刪此書於注末連載音切雖加匡
為識仍多混淆今據三本以定郭注凡三本所無悉屬之音切
加圈以別之原本亦間有刪改者如釋詁論疑也注末三本有
音編釋文誦郭音編可證而此作音切釋草薺若莢注末有

音皆釋文亦云薛郭音皆故音切有薛音皆此因與注複遂刪
注中音皆芊地黄注末有音怙釋文既為經芊音戶又為注怙
音戶音切云芊音戶本釋文也此據釋文改怙為戶遂覺音切
為複而刪之其萌薩注音續絳邢疏有申釋之辭釋文薩郭音
絳上阮反而此竟作音上阮凡此悉仍其舊不敢專輒改正即
顯係傳寫脫誤或筆畫小有譌闕者亦俱仍之宋板間有模糊
則計字空缺不依俗本補錄庶不失其舊俾信而有徵以還雪
牕真面目達者幸無誚焉取其長而舍其短仍在善讀此書者
矣凡諸經義疏與經注皆別行南宋以來欲省而讀始合載之
名之曰兼義然經注本與義疏往往不同分之則兩全合之則

兩傷近日讀經之士多思重雕十三部注疏而未見有發軔者
益因資費浩繁善本亦難一時具得故鏞堂意以古人校刊書
籍必得善本而勿參以己意亦不取其兼備試約同志於十三
部中不拘經注義疏得一本本即為重雕無則寧缺庶得友朋
分任力既舒緩而所刊之書復無私智臆改之失不數年間十
三部之注若疏亦可漸被備矣必一人一時合而為之始稱雄
快哉吾友袁君又愷藏有宋雕單疏爾雅希世之珍也歸將從
惠付梓吳中多研經之士又多善本經書鏞堂昔年所見有單
注三禮單疏儀禮皆宋槧善本安得普大公無我之志者為之
次第刊行以傳漢唐一綫乎則鏞堂雖貧儒爾雅雖小經其即

以此為刻十三經注若疏之權輿也可

校宋槧板爾雅疏書後

庚申仲秋

余癸丑寓吳門時書賈持此袂索價二十四金余一見狂喜以
為唐人九經義疏真面目不可見得此庶能覩其遺範且價廉
急憊憊袁君又愷如數購之今年秋假諸又愷細意校出閱九
日卒業邢叔明序云凡十一卷宋史藝文志王氏玉海並同鄭

樵通志載爾雅兼義十卷即此書因以經注本并合義疏名之

曰兼義

今按古關周易注疏
題周易兼義此其證

猶仍十卷之舊今本分十一卷倒

改邢序為凡十一卷毛本又刪此四字似皆明人所為也此本

卷一邢疏序郭注序釋詁驚務昏瞢強也止卷二分即吾台予

以下為釋詁下卷三釋言卷四釋訓釋親卷五釋宮釋器釋樂

卷六釋天卷七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卷八釋草卷九釋木釋蟲
釋魚卷十釋鳥釋獸釋畜每卷首署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
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每頁上
下各十五行每行三十字或多少一字闕卷八之十一一頁餘
闕者多係名人補刻字體惡劣謬誤出坊本下難與原刻較短
長也間有模糊不清處書賈率臆描改如序疏若爾之抽緒改
緒為縮釋詁第一疏則但指篇目而已改目為自釋詁耶於也
疏左傳曰棄甲則那改為郡此類讀者審其墨蹟無為所惑凡
標舉經注文簡者出全句文煩者越止注所未詳疏亦無文倣
周禮儀禮疏每條皆稱釋曰猶五經正義每條必稱正義曰也

注疏本將釋曰二字盡行刪去其餘割裂裁節者亦甚夥不及一一舉正之其善者如釋詁薊大也疏引韓詩云薊彼圃田俗本圃作甫玉篇艸部引韓詩同按毛詩車攻亦有甫草後漢書馬融傳詩詠圃艸李賢注韓詩曰東有圃艸文選東都賦豐圃草以毓獸李善注韓詩曰東有圃草是毛詩甫字韓詩多作圃也席大也疏注云緇衣之席兮者鄭風緇衣文俗本經注疏席皆从艸按唐石經明刻宋板吳元恭鍾人傑陳深單注本爾雅皆作席不从艸吳淑事類賦服用部引詩緇衣之席兮經詁為大是爾雅毛詩皆不當从艸也愉勞也疏引郭云今字或作窳同俗本注疏皆作窳按元槩雪牕書院本注作窳以穴从艸義

不同而寐勞字必从此取義於嬾人卧室下也釋言矜苦也釋
曰郭云可矜憐者亦辛苦者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又釋訓云
爰及矜人又釋訓矜此仍憐撫掩之也釋曰小雅鴻鴈云爰及
及矜人俗本經注疏矜皆作矜今毛詩同按華嚴經音義引毛
詩傳矜憐也說文字統矜怜也皆从矛今鈕璽石云漢隸字源
二十八山矜字注引唐君頌不侮矜寡詩序至于矜寡史記有
矜在民間曰虞舜汪文盛本後漢書史弼傳論曰仁以矜物今
獲此證尤確足明毛詩爾雅皆本从今也釋言疏原頁錯定訂
卷一失考者誤以為闕因補刻一頁凡矜字皆改為矜矣釋天
四氣和謂之玉燭疏引尸子四氣和為正光此之謂玉燭俗本

作四時和正先照困學紀聞作四氣和正先照闕百詩拔勘云
元板作四氣和為正光然則宋元板同也釋地西方有比肩獸
其名謂之𧔑疏標起至云注呂氏至音𧔑俗本疏無此句注亦
無音𧔑字按雪牕書院及吳元恭郎奎金鍾人傑陳深諸本注
俗名之為𧔑鼠下有音𧔑二字釋文𧔑郭音𧔑可證釋草𧔑
疏引郭云江東呼為𧔑適俗本疏作𧔑適注無𧔑字按陳本注
作江東呼為𧔑適即本注作江東呼為𧔑適謠通釋文𧔑徒的反
本今作適今考定當如是是注末本有𧔑字也釋木槭酸棗疏云注孟
子曰養其槭棗者釋曰孟子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槭棗則
為賤場師焉趙岐注云槭棗小棗所謂酸棗是也俗本及孟子

棗皆作棘按雪牕書院本陳深本注皆作養其槭棗孟子盡心
下曾皙嗜羊棗正義曰其類則槭棗之屬也玉篇木部槭酸棗
孟子云楓棗是也釋蟲蟪蛄疏云注夏小正音義俗本疏無此
句注亦無音義字按吳鍾本注江東謂之蟪蛄下有音義二字
雪牕書院及郎
陳本作音夷誤釋文蛄郭音義徒低反是也土彙疏云注音憚
釋曰嫌讀為蟪蛄之蟪故音之俗本作蟪讀為蟪蛄之蟪故音
之注及疏皆無音憚字按雪牕書院等本注今荆巴間呼為蟪
下有音蟪二字蟪即憚之譌釋文蟪音蟪又示延反郭音憚徒
旦反是也果贏蒲盧疏釋曰詩小宛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果
蠃一名蒲盧陸機云蜾蠃土蜂也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

羸俗本螺皆作果羸皆作羸按釋文作果羸云本又作螺唐石

經吳郎鍾陳本皆作羸太元親次三螟蛉宋司馬君實注引特舉羸負主不屬螺羸負之博物

志物性篇詩云螟蛉之子螺羸負之釋魚鮪當鮪疏云注海魚

至音胡俗本疏無此句注亦無音胡字按釋文鮪郭音胡雪牕

書院及吳郎鍾陳本注並有音胡二字釋獸魑如小熊疏引郭

注俗呼為赤熊下有即魑也三字俗本疏按雪牕書院等諸舊

本注末皆有此三字釋畜小領盜驪疏云穆天至領頸俗本疏

無此句注亦無領頸字按郭注盜驪千里馬也下雪牕書院吳

元恭陳深三本有領頸二字太平御覽九百十三引郭注同有

之狗四尺為獒疏云注公羊至之獒俗本疏無此句注之獒下

有也字又有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即此義一十五字
段若膺明府謂此非郭注乃後人所益今據疏本無其引郭注
作害狗亦與雪牕書院吳鍾陳諸本注合毛本郎本作善狗出
淺人私改也余校讀此書粗為卒業聊舉平日所知一一考證
之以見宋板之美不勝收也既自欣幸得觀此善本又慮心氣
懶浮未能專壹目力不周遺漏或多爰命三弟禮堂覆勘之以
冀更有所得海內有善讀善校之士其於此書獲益必有過於
余者余將褰裳以就正之

書吳元蔡本爾雅後已西

此本款式古雅刊書者可依以為法釋言華皇也今本多倒此
獨與釋文及唐石經合釋草出隧蘧疏注云音蘧獸也以前
檀類故連言之須人易曉耳後人輒改蘧為同獨不思釋文蘧
之延反本亦作旃正為檀字作音義如本作同則音義無所附
矣釋畜來唐石經有六畜字目上文也今本多脫此亦與唐石
經合鋪堂嘗以明人郎奎金本勘正毛本之失凡若干條疑其
原流宋刻而此本更出其上即此三事皆即本所失也然則此
書雖翻刻於嘉靖要本宋元舊書無所疑吳元蔡撰後序中不
知其可貴故未言耳凡匡恒桓等字缺末筆為太祖真宗欽宗

諱非仍南宋本之舊之微乎同里莊葆琛先生家藏此本得借
讀相參校綴數語於後以歸之

與段若膺明府論校爾雅書

癸丑孟夏

尊校爾雅以釋訓徒御不驚輦者也為當作徒御不驚徒輦者也
以泰苗正義為據鎬堂以作徒御不驚者為毛詩作徒御不驚驚
者為三家詩今毛詩車攻作驚而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本經傳
皆作驚又正義釋經曰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
乎言以相警戒也此尤足為本作不驚之證自唐石經以下作驚
者謬也爾雅今文本三家詩當作不驚驚自唐石經及宋元本皆
作驚車攻泰苗正義引釋訓文莫不盡然知爾雅無有作驚者
矣泰苗正義曰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為輦者也此釋爾雅之
義以徒為輦者耳非謂輦者也之上更有徒字也猶既伯既禱

馬祭也馬祭也上本無伯字亦不當增先生前舉是刈是護護
焚之也以焚之也上重護字證徒字伯字當重不知唐石經爾
雅皆作是刈是獲獲焚之也上下兩護字不同詩正義釋之曰
以焚之于獲故曰獲焚非訓獲為焚若如尊說是訓獲為焚又
當作是刈是獲獲獲焚之也矣釋水九河徒駭注云今在承平
縣義所未聞胡蘇注云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蓋漢人
李巡孫炎注云爾雅徒駭胡蘇皆有此義郭注馬頰覆釜簡幫
鈎盤鬲津莫不言其義今于徒駭胡蘇但證其地之所在而不
言義故曰未聞未詳乃尊校刪去今在承平縣東莞縣今有胡
蘇亭二句豈誤會未聞未詳之說而疑此非郭注乎釋獸彪白

虎下尊校徐鍇曰曹憲作爾雅音云音覓按徐楚金繫傳惟說
文本書為可信餘所引經史傳注之文多由臆說誤舉不可根
究曹憲祇作廣雅音而無爾雅音隋書經籍志載廣雅音四卷
秘書學士曹憲撰是也唐書藝文志誤作曹憲爾雅音義二卷
疏舛已極不料與楚金暗合朱錫鬯經義考誤采唐志鏞堂撰
爾雅考嘗訂正之今廣雅釋獸無彪字曹憲亦無覓音不知楚
金何由致誤而可引以為據乎惟釋畜狗四尺為繫尊校斷注
未尚書孔氏傳等十五字非郭注謂出後人附益鏞堂考之疏
文祇釋公羊傳未釋書孔傳又疏中標注公羊傳曰者單疏宋
板舉起至作公羊至之繫然則邢叔明作疏時所據郭注本無

尚書孔氏傳等十五字此條校勘為最精凡尊校之是者繡堂
既盡取之矣其有似是而非者不可以不辨也希再定之

小爾雅微文 庚申孟秋

善乎戴東原氏之論小雅也曰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如云鵠中者謂之正則正鵠之分未考矣四尺謂之仞則築宮仞有三尺不為一丈而為及肩之鴈矣澮深二仞無異洫深八尺矣其解釋字義不勝枚數以為之駁正故漢世大儒不取以說經獨王肅杜預及東晉校隲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傳頗涉乎此余初見戴氏之言而歎其識之偉論之精既考前人之微引此書者以為始於東晉郭景純夫經學至魏晉改師法如王肅偽孔何晏杜預孔晃郭璞皆喜新好異不經師匠者也故其言往往互相祖述璣之注爾雅釋器參謂

之涉也曰穆字諸家本作米邊爾

當作小

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

然則穆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

見詩正義
今尔正注無

又注方言二

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被引小雅曰面赤行愧曰被注方

言六山之東西自愧曰慙引小爾

據卷二
當衍

雅曰心愧為慙注方

言九厲謂之帶引小爾雅曰帶之垂者為厲則郭氏者誠熟復

小雅之書而始為徵引者矣後考之有年知郭璞之前王肅實

首引此書余高祖王林先生以孔叢子為王肅偽作而小雅在

孔叢篇第十一又自王肅以前無有引小雅者凡作偽之人私

撰一書世之人未之知也必作偽者先自引重而後無識者從

而羣然和之世遂莫有知其偽者矣然則小雅之為王肅私撰

而孔叢書之由肅偽作皆確然無疑也王肅之引小雅也於何見之曰一徵之以儀禮疏再徵之以詩正義儀禮鄉射記杠長三仞先生師注七尺曰仞疏曰鄭案書傳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禮記祭義云築宮仞有三尺故知七尺曰仞王肅則依小爾雅四尺曰仞此王肅注儀禮用小雅以異鄭也詩宿之初筵發彼有的傳的質也正義曰猗嗟傳云二尺曰正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倭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當作小雅云射張皮謂之倭倭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塾方六寸也塾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

此王肅之注周禮引小雅侯鵠正蔡之文以破射人注其外之
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鵠大如正之文也王肅注周官
禮十二卷儀禮十七卷見隋書經籍志

說文引泰正說薄也是小余正

孫星衍

刻通俗文序

己未孟秋

顏黃門謂通俗文世題河南服虔子慎造魏書江式表次此於方言
言坪蒼閒是北人悉以此為漢服虔子慎所著然梁阮氏七錄本言李
虔造徵之初學記阮錄為信唐志稱李虔續通俗文殆蹈北人之見
惑於為有兩書遂誤以李氏為續篇歟鑄堂核之斷非此漢人之書有
三證焉凡漢魏古籍悉登晉志今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此一證
也自孫叔然以前未解反切而通俗文反音頗近時俗此二證也叙引
蘇林張揖皆魏人論世在子慎之後此三證也既至阮氏始為著錄
則此書當出自晉宋間人豈因北方學者咸尊服虔遂以名同而
易姓乎梁劉昭注續漢志始見徵引傳至唐李而亡此係六朝

以前小學家為釋名廣雅之流先儒注經史多所援據不第通俗而已且古今土俗不同名物互異由古目之為俗者由今日之為古矣爰采一切經音義諸書略次其先後以存一家絕學署曰服虔仍其舊也稿始己酉仲夏迄今十有一年時有補正卒無定本己未秋同甘泉林君仲雲客南海林君見斯編喜之欲取以付梓因為校正若干條足以補鐫堂所未逮此書自是有定本矣遂叙夙昔所聞及今之論定者於篇末以詒之

憶昔年嘗手錄一篇就正於吾友錢君廣伯廣伯技勘精致糾繩切當於身後鐫堂始及見之余錄定多從之焉廣伯有小學庵遺稿四卷其弟子錢塘邵書稼欲為付梓嘗乞學使

少司農儀徵阮公作序茲賴林君之力通俗文得版行而小學庵遺稿未審何時付梓又不能起廣伯讀通俗文而覆按之也不勝質亡之戚矣鏞堂附記

曹憲李善等引通俗文皆首標服虔余意通俗文必始于服而後人如李虔等又增益之也鄒輯通俗文本于標明服虔者皆別列之如廣正注及文選長笛洛神等賦注皆可覆校庶漢人訓故不為後儒所淆亂耳又余校淮南王書標出十數條的係許未重注而混入高注者幸有太平御覽諸書係北宋初年輯本可以依據也洪亮吉記

刻漢書音義序 丁巳閏月

蕭博士漢書音義十二卷見隋唐志小司馬章懷太子咸徵引之其書蓋亡於唐末北宋初宋景文所據即不全之冊故於揚雄傳叙傳引用頗夥而他卷僅見然宋景文本世不可得不全者亦未由見之鐫堂讀官板漢書用宋本載音義輯舊注如服虔應劭劉德鄭氏李奇鄧展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韋昭晉灼臣瓚郭璞等多集注所無者引經部如劉昌宗周禮音又尚書音儀禮音禮記音引小學如三蒼埤蒼字詁聲類韻集字林通俗文諸詮賦音引羣籍如劉向別錄風俗通氏姓謚法春秋說五行書司馬彪注莊子宋衷注太元何承天纂要皆後世已亡者

誠罕購之琦珍也惜闕逸不完存者多與宋氏及三劉之說相
混有稱蕭該曰而實為他說者有稱宋祁曰而實為音義者又
或屏入顏注中茲精加別白都由研審得之下濫不漏差堪自
信錄為三卷以存蕭氏梗概其正文從汲古閣毛本與蕭書互
有異同則各仍其舊不敢據此改彼致兩失其真並錄後漢書
注補其闕遺綴隋書本傳等溯其原委巫山知縣跋若膺見之
欣賞助為勘正謬誤歸堂以此書世無傳本而漢魏微言往往
存什一於千百必不可以殘闕廢思亟付剞劂傳之同好焉

小顏注漢書其音義精者皆係舊注而攘為己有賴有史記集解正義
等在可以搜其根柢底狀不知者猶以為班氏功臣真瞽說也

洪亮吉

錄華嚴經音義序

癸丑仲冬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四卷唐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撰近同
里孫洲如編修輯蒼頡篇興化任幼植主事輯字林徵引一切
經華嚴經音義而二書始見知於世唐志載元應衆經音義二
十五卷而慧苑書未著錄余見而嗜之手自纂錄凡屬梵言悉
從省節有涉儒義並列簡編仍存其卷第篇目俾後人可考也
或謂慧苑學識不及元應之精其書亦遠遜時余方寫定韓詩
試以此書所引韓詩傳論之以明其可貴焉有云蟬猶蟬因知
作東門之壇者為毛詩作東門之蟬者為韓詩今詩作蟬因定
本而誤定本作蟬因韓詩而改而釋文正義開成石經固皆作

壇也又云遭遇也此即遭我乎徂之間兮傳毛氏無之又云炯
謂燒草傳火焰盛也按毛詩蘊隆蟲蟲釋文謂韓詩蟲作炯正
合此皆釋文正義後漢書注文選注諸書所未引者叔在藪釋
文引韓詩禽獸居之曰藪為節引此引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
為原文嘉定錢革楫少詹輯風俗通逸文而此引云天子治居
之城曰都舊都曰邑又春秋之末鄭有賁人著書一篇号鄭長
者謂年長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為長者故也皆錢本所無至錢
本有之而文或節略轉不如此引為完善者尚多餘若引劉子
珪周易義疏王子雍尚書傳劉北儀禮注蔡伯喈月令章句服
子慎左氏解賈誼景伯國語解鄭氏孝經注劉成國孟子注

皆今日已亡之經部也若張揖埤蒼李登聲類揚承慶字統葛洪字苑服虔通俗文李彤字指阮孝緒文字集略漢書音義皆今日已亡之小學家也每稱珠叢韻圖按唐書藝文志載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桂苑珠叢略要三十卷儒林傳上煬帝令曹憲與諸儒譌桂苑珠叢規正文字而韻圖無考餘引漢魏古籍尚夥亦可以見此書之足貴矣此定當與一切經音義並傳又何可為之較短絜長哉惜此本出鈔胥手未及學士勘對故脫誤甚衆余正其可知者而闕其不可知者未審何日得藏本細校并付梓以公海內也

刻華嚴經音義錄序 己未季秋

鏞堂寓吳門時故友王西林為畢秋帆宮保掌守經典從之索
借唐以前遺書西林以華嚴經音義四卷寫本見示蓋宮保撫
陝右時所得釋藏本也讀之如獲一海外奇珍旬日間盡纂錄
之鈕君匪石與余同好每纂一卷成匪石隨取披讀並勘正其
誤謬援引據證羅列上下方時即欲刊布而未能後宮保撫山左
招鏞堂課孫學使阮芸臺少司農一見首問此書以手錄本呈
閱司農曰善當即以此本付梓并出北藏板二卷為校讐始
知西藏本為後人竄改遠不及北藏板之真竊幸素願可酬而
宮保頗好佛老家言謂當以完書開雕並許為刻先高祖經義

雜記既而仍督兩湖死於軍事皆不果今來粵東為司農校刊
經籍纂詁始自決意為之誓元應貞觀間人而慧苑無考此書
引李善文選注歐陽詢藝文類聚則在元應之後蓋生唐之中
葉者也其論字體往往與今異趣一則慧苑所據唐籍與時本
不同二則秦漢隸書既行晉宋六朝咸多俗體均未可以今本
說文繩尺之茲悉以北藏為正惟顯係傳寫之訛者甫敢改正
餘並闕疑以俟能者通之噫自慧苑謾述以來千有餘年矣沈
霾釋藏世無知者幸

本朝文運天開有好學深思之人旁搜二典徵引此書此書始
見知於世倘及今不為之傳布一旦亡逸深可憫矣錦堂衣食

不違恤而孜孜於此不敢視為不急之務也有與我同志者亦
無隱焉

錄唐釋湛然輔行記序 乙丑孟春

庸來京師主王庶子引之以字林考逸屬校刪馬部馴性行調
順五字庶子曰此唐釋湛然書也君昔錄慧苑書與孟踵為之
以益藝林手持擇藏至大半蟲蠹鼠耗泥委沙積參他本始可
讀君山普門子叙題永泰首元興唐八葉之四載考唐書代宗
廣德二年甲辰明年正月改元永泰為乙巳又明年大曆元年
為丙午則永泰首元乃八葉之三載稱四者誤也江陰君山因
春申君名普門子隣邑沙門故序其書所引羣籍六藝外經部
如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大戴禮記春秋後語賈逵國語注鄭
氏孝經注李廌爾雅注小學如蒼頡說文方言廣雅埤蒼釋名

字林字統通俗文玉篇字書史部如史記漢書諸史列傳帝王
世紀孝傳蕭廣濟孝子傳郭璞注山海經子部如老莊列管孟
淮南尸子牟子劉子白虎通風俗通說苑顏氏家訓博物誌異
物誌大公鞫神農經本草七曜圖六壬式及諸所言陰陽五
行天文星宿醫脉骨節集部如御覽要覽文選楚辭靡不博綜
而詳證之蓋有後世儒生不能舉其篇名者矣其足互訂者如
引孝經注釋食廩曰祿可補釋文祿字之闕今本作粟為者廩
曰之異為下于偽反乃淺人所加影宋鈔空缺是也引爾雅東
北隅謂之寢麻果云養養萬物也按釋文稱李云東北者陽氣
始起育養萬物故曰宜宜養也可證當作李巡云宜養也養萬

物也引春秋後語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脯為韻出鷸為韻可證燕策即有死蚌為失韻二即有皆必見之誤也引說文月名恒娥亦名常娥月初月末常如娥眉今說文無可訂俗作姮嫦為恒常之訛毛詩蛾眉為娥眉之訛也孫觀察星衍輯蒼頡篇惠徵君棟章孝廉宗源輯尸子錢少詹大昕輯風俗通及庸輯爾雅注等皆未見此書故所徵逸文闕而未載惟任侍御大椿字林采此書然勘性性行調順語近時俗非晉人解字之文且本作調馴任改為順湛然三引字書辭多淺薄此引字林蓋字書之訛湛然又曰曳聲也亦作拽字林云卧引也按說文手部曰掄卧引也拙掄也

搜即拙之變卧引之訓正本說文此確為字林任反失采又言
經史子集曰集謂古今賢良所抄如御覽之流此目北齊修文
殿書為趙宋太平間纂修之所本或據太平御覽謂宋初古籍
尚存又疑此語為宋人竄入皆誤也叙言宗虛無者名教之道
廢遺文字者述作之義輒可見彼教尚然矣況吾道故唐以前
名釋多闕博之流港公為庸同邑之先覺余嘉其志擬錄二卷
浹旬而成去取之例視諸華嚴輯輔行記者依原叙也一時好
事傳鈔有承德孫觀察馮翼仁和陳孝廉善桐城孫茂才起藩
及門鑲藍旗覺羅生桂昌并書之以徵同志云去夏錄成王庶
子雋余撰序倉猝未應惜今以母憂去官不及就簡之

周易注疏校纂序 辛亥仲春

余師盧紹弓學士撰周易注疏輯正九卷略例一卷以校正易疏之謬受讀下因錄其切要可據者為周易注疏校纂三卷家藏明神廟十四年本後附易釋文及周易略例每卷首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長春奉勅重刊款式與毛氏本同即毛氏所依據者而謬字較毛為少往往與兩宋本相合可貴也今所纂從錢孫保鈔本為多有真載其異同而不書所據者皆錢本也斯事惟勤而耐性者乃能之工始庚戌季冬終於辛亥仲春其間每為他事所阻不覺三閱月矣

尚書注疏校纂序

庚戌孟春

此書條例一依毛詩校纂工起己酉十二月二十五日成於庚戌正月二十六日虞夏書一卷商書一卷周書一卷足利古本與宋元同者皆善餘多有妄改者偽孔傳於詁訓皆定主一義雖不能如鄭學之闕通猶勝於俗儒不知詁訓者乃傳解厥為其而古本便改經厥字為其傳解艱為難而古本便改經艱字為難傳解庸為用而古本便改經庸字為用傳解時為是而古本便改經時字為是此後人私作之迹其顯然者則古本之偽也宋元本皆即考文所載誤者甚少監本係家藏明神廟十五年本每卷首有李長春盛訥等奉勅較刊吳士元黃錦等奉勅

重修名銜往往與宋元板相合亦出汲古閣毛氏之上今首列
考文所載古本宋板式備考而以明監板式附之

毛詩注疏校纂序

己酉仲冬

余師學士盧紹弓以七經孟子考文及十三經注疏正字參定毛詩命鏞堂校錄之爰不揣固陋從事偶有所得亦附其中以俟裁擇一字之審或至數日兩月以來寢食屢廢蓋深懼心力有未盡也稿成分國風一卷小雅一卷大雅頌合一卷因記諸本之異同於簡端云校書以復原本為最若過求其精是一己之私意也故此役從舊本為多孔冲遠撰正義時所據有定本俗本集注本今考俗本乃世俗通行未經改竄為最善孔氏多所從之定本為唐貞觀間奉勅校定之官本私改甚多孔所不從而每稱定本為是斥俗本為非蓋因奉勅刪定不便議官本

之失耳後人鮮察反以定本改之大非孔氏意矣茲細加推考
期復孔疏之舊偶有定本誠是俗本誠非者亦不敢拘執以從
俗本也集注與定本略同間涉魯韓義陸氏釋文大致據之但
釋文作於陳隋間無定本之稱耳足利古本得失參半每多六
朝相沿之俗字而往往與陸孔所見本合又者也語助舊本多
省誠有如顏介所譏者而古本備有或為俗人私益今擇其不
可缺者補之宋板誠足寶貴凡正義文有古拙意難驟通者近
本輒改為平易然細審之則古拙者是而平易者非也去其一
二小誤餘多從之明北監本源流宋刻往與宋板印合遠非
琴川毛本之可及惜多斷缺不如毛本完善毛本刻竣又經修

改是非錯出其迹可尋今亦微為酌定焉正字每以他書所引
改易本文抑知古人所易之書未必盡同今本且引用之際或
未檢尋時有增損義苟可通俱難於據彼以攻此乎其說是者
亦頗采之又考文正字二書皆近今所出其善者既盡取之矣
而所棄者皆違理者也恐將來之人有惑於斯故摘其似是而
非者訂之凡經校正頗有依據疑則闕之以待異日餘或人所
易知及雖有小疵無傷大體者每從省略所校錄其全句是者
大書誤者注於右其所從之本即注於左古本從者特多凡不
注所本者皆是宋板注一宋字監本注一監字浦書注一浦字
以相識別焉

今注疏本經傳與正義不同乃唐石經宋雕板相傳以來別有此本雖不如孔本之純正然未可據孔本以改之也南宋以來始以十三部經注連合義疏故名之曰兼義又合稱之曰注疏非古也其所從之本各不同必不可以改而合并之前按此書多以正義改注疏本理雖是而文則非也覆定時當正之辛亥孟秋自記

書宋槧左傳不全本後 庚申仲殊

歸安嚴君久能虛學士私淑弟子也詒余宋槧不全左傳三冊
上冊題襄五第十八闕二十二二十三兩頁中冊題昭三第二
十二闕三至八六頁又闕十三一頁及二十一二十二兩頁昭
四第二十三闕一頁下冊題昭五第二十四闕二十二二十三
二十四三頁每卷末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近出七經孟子考
文載昭二十年注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足利本
無未字而字與此適合襄二十七年傳棠無咎與東郭偃相推
氏毛本葛本皆爾此作無與唐開成石經宋高宗御書石經合
无咎本周易作无是也下文无咎字皆作无獨此作無為錯出

昭八年傳怨讎並作莫保其性此作莫信其性與漢書五行志
上所引左氏傳正同師古曰信猶保也玉林先生云今本作保
是以詁訓代經也一讀信為申非是昭十二年注杞世所謂枸
杞也此作枸杞按釋文枸本又作狗詩南山有杞釋文引草木
疏云一名狗骨是作狗義通也昭十三年傳朝吳曰二三子若
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注云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
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此作以待成敗所在與傳文所字正
針對今本作如何或作何如為未定之辭非也又傳盟以底信
底注致也此底作底與唐石經與爾雅釋言合昭十四年傳國
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

與注庚與莒共公此與皆作興按釋文庚與音餘本亦作興考
唐石經此文闕下文我出君而納庚與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皆
同此作庚興知唐石經所闕者亦必作庚興也昭十六年注取
其洵美且都此洵作詢按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引詩作詢美
且都昭十七年注大暉伏犧氏作俗本犧字皆从牛旁此作伏羲
昭十八年傳乃毀於而鄉此傳注皆作向按釋文而鄉本亦作
向注同又昭八年傳哀公有廢疾昭十四年傳偽廢疾此皆作
廢疾與唐石經合說文尸部廢固疾也與廢興字从尸者不同
俗書多混然無別當見宋藥板俱殊異也又襄二十八年及昭
十九年注滎陽字从水此皆从火作熒與古合昭二十年傳析

朱鉏宵從實出此宵作霄霄岳氏經傳沿革例謂注霄從公故當
作宵宵夜也與傳上文合今本於注作霄誤也亦不敢改是岳
氏所據本傳作宵注作霄與此異嚴久能按張猛龍碑宵作霄
蓋字形小誤宋板文體多本唐人碑刻故作霄而論霄是也余
既以近本細校因歷舉宋板之善者著於篇此吾師盧學士所
謂宋本之可貴者蓋不止一端已也

考核極細致能如翻刻雪自余正之例刻此不全本則大

妙嚴元照

校影宋經典釋文書後癸丑孟冬

癸丑十月九日臨校畢巫山知縣段若膺曰寫本詳勘名銜在毛詩後最是蓋此編係南宋本故尚書孝經等音義竄改甚多全非陸氏之舊而毛詩或本之北宋有乾德開寶間勘官名銜因仍之如徐盧二家刊本移於卷終似全書皆本之北宋矣余是其論斷之精遂識以為校勘之跋內周官儀禮最善餘亦多佳者不暇詳論云段君校訂處別以墨筆弔月而卒業武進臧庸堂時寓金閭袁氏拜經閣

此書舊藏吳縣朱文游家學士盧弓弓師曾借校今刊行抱經堂本是也近歸同邑周漪塘金壇段若膺明府往假是編委余

細校因復自臨一部馮葉二跋舊鈔有之更有陸稼書盧學士
題未錄盧學士所校不無遺漏處茲復詳為補勘蓋斯事固非
一人一時之所能盡也凡涉鐫堂考訂語用墨筆識之同日又
記許瀚案此跋載釋文後至未錄而止盧學士所校以下蓋編入文集時之所增也

書左氏音義之六技本後

癸丑季秋

此卷借明經元和顧安道所藏汲古閣宋板細校鈔本為葉林宗假絳雲樓本影寫絳雲一炬原本不可得今通志堂徐氏從影寫本出故得見影寫本已為幸矣毛子晉所藏當與錢氏本同全書未知散失何所僅存此卷取以勘葉鈔著其異者以黃筆識之明乎紅筆之為毛葉同也既撰跋一首附宋槧板後歸之顧氏而識其略於此卷末有穢記云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八大字兩行為上排又云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十八小字分三行為下排印於紙背蓋宋時裝訂用蝴蝶式故反正皆可披讀不若今之穿眼線訂也今摸錄其記俾

後人可想見宋監藏書之歟識云九月二十八日亥刻錦堂

書毛本草蟲魚疏後 己酉閏月

釋文序錄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是元恪三國時人其疏中各有雅引魏博士濟陰周元明係稱述同時人之言故姓氏之外兼詳爵里北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屢徵此書而此本題唐吳郡陸機撰誤也元恪之名本從木旁嘗見影宋鈔釋文及宋槧板爾雅疏皆作陸機而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名從玉固非晉之士衡然機之為名本取尚書旋機之義玉傍俗作古今人名同者甚夥不當以晉之陸機為嫌致相殊異也陳氏又謂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未必為吳時人鑄堂嘗別纂陸氏之書試稽

元恪所引京房易傳一京房占一韓詩及三蒼說一大戴禮夏
小正傳一禮王度記一月令二郊特牲一內則一又禮記二禮
一春秋傳二外傳一爾雅十三蒼二淮南子一楚辭一司馬相
如賦二揚雄張衡賦各一賈誼所賦一其引兩漢儒毛公鄭氏
外揚雄許慎一又揚雄二許慎十一蔡邕二張奐一引說爾雅
者隸為文學舍人二樊光二劉歆一而無郭璞又引說者二舊
說三或云二里語六鄉語一俗語二語云一齊人諺一林慮山
下人語一上黨人 一考其所引羣言皆在兩漢以前吳魏之
際則元恪之為吳人又何疑乎蓋漢魏古籍唐季盡亡陳氏所
見亦非原書即同今本之出後人綴輯者而誤采郭璞之言故

疑之耳又陸氏既本毛詩作疏則此書之次當依毛氏之經今
乃草木蟲魚各自為類而第一章參差荇菜又落在方東簡兮
之後則益無條理明出後之好古者所雜錄矣善讀者節取之
而不全據之可也余師學士盧紹弓以此本賜讀為書其後如
此

列女傳補注序

辛未孟秋

歲庚午庸再遊學京師一時師友之盛日以經史古義相研究樂此不疲兀坐成疾不以為困也時有父子著述一家兩先生者王石渠觀察暨令嗣曼卿學士也有夫婦著述一家兩先生者郝蘭皋戶部暨德配王婉徐安人也庸寓吳鑑菴通政家距石渠先生之居僅數廛因得朝夕請益而慕安人之學之名特至嘗以孝節錄二首以應性情真摯文辭高曠得六朝文法書

後戶部乞言子安人供讀孝節錄

法亦道勁唐人歐褚遺範也既而戶部以安人所著列女傳補注八卷叙錄一卷屬庸校定并索序言時庸久病束裝南歸有日矣凡京師名卿大夫與庸友好者無不詔庸以諸書為戒謂

當心如槁木死灰以資靜養雖庸亦以為然然感戶部相待之
雅安人譁譁之意又不能辭也力疾開卷一再勘之詮釋名理
詞簡義洽校正文字精確不磨貫串經傳尤多心得不覺肅然
起敬以為當代女師一人而已矣是書先有曹大家蔡母選虞
貞節三家注補注以曹為主而兼采蔡母貞節之義故名其注
有虞二妃頌元始二妃曰元大也始初也夫婦為人之大始劉
氏又於此託始也注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曰荀子云好
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是后稷之性專壹亦母教使然
注簡狄傳簡狄性好人事之治曰人事謂五教之屬契明人倫
本之母教注衛寡夫人傳遂入持三年之喪曰遂入非禮也喪

又不應三年也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吊既葬
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齊女情過乎禮未
為中道斯並微言善解禮意劉氏世傳魯詩漢志言三家魯最
為近之故熹平立石亦本魯學鄭康成箋毛用魯義尤多范史
特言從張恭祖受韓詩者疏漏之談耳補注考之經傳核之毛
韓其文之不同義之有異者每定為魯詩斯亦近儒所罕聞經
生之絕業也如湯妃有嬖傳曰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
女能為君子和好象妾補注曰此魯詩說也與毛氏異義為鄭
箋之所本而淺者未考遂讓鄭箋為改毛矣衛姑定姜傳曰詩
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補注曰畜孝也言

婦能孝於姑此魯詩說毛詩畜作勛義吳按鄭注禮記坊記以畜為孝釋文云是魯詩鄭志以為盧子幹義同晉弓工要傳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蒺葦惻然為民痛之思及草木補注曰此以為公劉事蓋魯詩說按後漢寇榮傳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潘夫論德化篇引行葦及早麓詩云公劉厚德思及草木羊牛六畜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下傷皆本魯詩說也陳國辯女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梅有鵲葦止補注曰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欲與之淫決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鵲葦止蓋皆魯說也庸著拜經日記考王叔師楚辭章句徵詩與毛韓

不同定為魯義與補注正合他人所習知及文字小異者不
具著亦足證立說之精矣竊以三代治亂之原多本女德士大
夫興衰之兆亦由婦人考之於古驗之於今昭昭然若黑白之
分矣中壘斯傳為垂世立教之大經士人既多所不習女子又
鮮能通此古道之不興蓋由是矣幸得如安人者為之疏通疑
義詮補舊說而大旨瞭然宜家置一編為人倫之始王化之端
海內之治將駸駸日上庸經生也不敢為大言姑捃微文未義
平日所誦習者應世人之屬并以質之戶部云爾嘉慶十六年
秋七月戊午日武進臧庸序

書劉端臨先生遺書目錄後

戊辰季夏

庸於己酉庚戌間從故翰林學士盧召弓遊始知端臨先生時
學士校禮經嘗就正焉先生亦於友朋間見庸說經之文相與
讀而善之初見於江寧後往來鎮江靡不振衣請益試質以心
得則為之擊節歎賞或有不合必反覆引喻明其義而後已且
恤其窮達憫其困境飲食教誨十七年如一日也甲寅秋庸將
往武昌先生曰畢制府已巡撫山東矣子行或先後不相值庶
事府學使阮公吾鄉人且學友也子其謁之庸之辱知於雲臺
先生自先生之書介紹始甲子三月庸應順天鄉試舟過寶應
先生居繼母鍾太安人憂謂曰糧舫催趨上流堵截至濟寧舟

盜難行貽書河道王懷祖先生為子謀車馬甫可達因餽以贖
偕弟建臨虞部步送河干距先生家五里許意若甚惜此行者
再拜而後分袂孰知此行竟成永訣乎乙丑冬都中得段若膺
先生書驚聞先生忽下世哭之哀蓋庸先一日猶寓書先生以
亡弟和貴之孝行學業乞言於先生也庸纂輯漢儒經注若干
種先生尤善鄭氏論語謂精覈過宋王伯厚許為撰序久而未
成先生告庸欲作儀禮補疏今遺書中言儀者不盈卷必未成
之書虞部言當先生時已燬於火豈無別本抑又中失耶今雲
臺先生續得先生經傳小記文集編定遺書凡八卷屬庸校字
庸自都中歸已三年客夏又喪母雖受知於先生最深且久有

不能已於一言者而亦未暇成負疚孰甚焉虞部言先生事繼母至孝嘗客他所忽心痛驟歸而母病危甚迺悉心奉湯藥病旋愈其誠感無間所生如是今讀文集中蓼野先生行狀知先生之德盛禮恭夫固稟受於所生也嗚呼至矣因綴叙獲益之由於目錄後

跋經義雜記叙錄後 己未孟冬

維我高祖玉林公著書未刊四傳至先考不絕如縷先考鑄藏遺稿甚固教不孝等讀書粗有知識始啟篋校錄欲擇其要者付梓由是當世學者甫知有玉林先生其人阮司農為著先考傳論先考能守先緒啟後學恭錄此傳以見我高祖之書之得傳也今經義雜記三十卷汗青斯竟而不能起先考於九原一觀之而色喜也痛何如矣

經籍纂詁後序

戊午季秋

少宗伯儀徵阮公視學浙江以經術倡迪士子思治經必先通
詁訓庶免鑿空逃虛之病而倚中以來未有彙輯成書者因逋
拔經生若干人分籍纂訓依韻歸字授之凡例示以指南期年
分纂成更選其尤者十人每二人彙編一聲知鋪堂留心經詁
精力差勝嘉慶三年春移書來常州屬以總編之役鋪堂不辭
謏陋謹遵宗伯原例申明而整齊之以告諸君子復延舍弟禮
堂相佐請諸宗伯檄仁和廩生宋咸熙來司收掌對讀乃鍵戶
謝人事暑夜汗流蚊積猶校閱不置書更十數輩執筆候寫雖
極繁劇與猝不敢以草率了事與同纂諸君往復辨難國子監

生嚴蒸仁和附生趙坦頗不以鏞堂為悠謬其所編書亦精審
不苟皆學行交篤士也自孟夏始至仲秋告竣凡五閱月共成
書一百一十六卷所謂經典之統宗詁訓之淵藪取之不竭用
之無窮者矣益非宗伯精心卓識雄才大力不足以興斯造之
功而非諸君子分纂之勤亦不能彙其成也卷秩繁重限於時
日未盡覆檢原書而易書詩三禮答韻字林釋文楚辭等纂稿
每科為之審正經子有失載正文並補錄之校閱之下更隨筆
改訂刪煩鉤要分并歸合而條次其先後俾秩然有章論其大
端實尾為有功經學之書倘不知者指其小舛支支節節而議
之是欲撫泰山之片石問河海於斷瀆矣又烏足與語學問之

事哉書既成宗伯將授之剖副以嘉惠來學錦堂因識其顛末
以告海內治經之士時嘉慶戊午秋九月三日武進臧錦堂識
於浙學使院之謨詒齋

纂十三經集解凡例

庚午季夏代

一集解以現行頒立

國學本為據如易用王弼韓伯書用孔傳詩用毛鄭三禮用康成春秋左傳用杜氏公羊用何休穀梁用范甯孝經用唐明皇注論語用何晏而雅用郭璞孟子用趙岐所以謹遵

功功令俾經注完善無抱殘守闕之虞且必具列本義而後附錄古注甫可考其同異訂具是非否則仍無異乎專守一家之學矣

一集解以別行舊本為據如陸氏經典釋文呂氏古易音訓李鼎祚集解史徵口訣義皇侃論語義疏趙岐孟子章指孫奭

孟子音義既為漢唐舊籍故搜輯古義咸休宋馬

一集解參考新舊輯本古經亡逸嗜學之士甄采羣籍會粹成編為今集解之嚆矢如宋王伯厚之鄭氏周易詩考

國朝金布衣蕭客之古經解鈎沈孔常博廣林之鄭學孫觀蔡星衍之周易集解王光祿鳴盛之尚書後案臧文學庸之毛詩馬王微韓詩遺說陸機草木蟲魚疏周禮賈馬注儀禮喪服馬王注禮記盧氏解詁王肅注蔡氏月令章句孝經鄭注論語鄭注爾雅漢注嚴上舍蔚之春秋內傳古注輯存宋孝廉翔鳳之孟子劉熙注皆玉海珠船也茲珍秘單詞是意我朝義師求會其大成以解為

一儀禮公穀素號孤經先儒傳箋復眇遺典何氏有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君則起膏肓發墨守箴廢疾雖體製
稍殊咸為漢學茲並采焉賈公彥儀禮疏序述舊二家一齊
之黃慶一隋之李孟愆既皆亡朝之儒今徵以補其闕故此
解以隋為斷不錄唐人之言

一許叔重五經異義羅列古今家說鄭君稱名以駁正之說文
解字於本義之下兼引羣經為證近臧處士禮堂著說文經
考十三卷上列本經下列說文翁鴻臚方綱稱為自來作說
文經考者所未有今據此采入鄭志為鄭君孫小同所撰近
人分經彙纂既是許鄭經解今並集之

一集解兼用子史舊注如史記漢書徵引詩易服虔應劭義異
本經呂覽淮南並有月令高誘許慎說殊禮注既皆漢儒誼
當兩引

一雖經斷句既以現行本為據乃有輔嗣安國所未解而馬鄭
荀虞言之頗悉景純元凱所不了而李樊賈服釋之更精况
兼上下異屬句讀不同則參用儒先附麗經下其有本注已
具者仍次於本注之後

一易書二經釋文正義往往舉李長康成說之同者而并言之
曰馬鄭云云詩正義言采其莫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
芣周禮考工記棗棗十有二列疏曰賈馬以此十二列比聘

禮醢醢夾碑百璽十為列又以胃鳴者釋文曰胃馬作胃既已義同無煩分列今悉如本書兼舉不失舊觀若或彼此不同繁簡有異仍兩列之庶無混并之嫌

一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石渠禮論及杜氏通典所載晉宋六朝議禮之文分經附錄集解之後班氏白虎通存兩漢經師古今文異說與石渠禮論五經異義同軌亦分經采入

一集解經文頂格本注雙行小字即附經下本注之後次以釋文大書夾注一如原式次以正義單行小字又次以他經釋文正義又次以諸史注又次以諸子類書又次以文選注皆提行依一格大字所注篇名卷數仍用小字

四庫全書通俗文字跋

己未李蟠

文字之行要在不悖乎古而通於今俗人已已莫別段氏不分
無論矣泥古者往往墨守說文以篆書隸體為漢魏唐宋以來
絕無之作寓目驚人通經學古者不免為如神祇字偏旁作亦
殺良字所以以作皂此惟說文篆體為然若論隸書則自蔡中
郎石經已改示為不改皂為良試考魏晉以後碑帖五經文字
開成石經及王篇廣韻宋槧諸本無不盡然可證泥古者之無
本矣某嘗有志褒輯以正俗書而通泥古之失懼無所稟程殆
於不知而作之愆未敢也茲於友入所得

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一冊校勘細致為

武英殿原本恭諱斯編凡節徑太甚沿襲多訛者辨疑正失極
為精確既足以訂世俗之謬而筆畫簡當無繁重穿鑿之病而
悉遵夫漢唐遺蹟又足以通泥古之過如禪袷禪襖等皆以不
不作亦鄉卿既即等皆以良不作良舉一可以例餘簡括得其
體要洵足為同文之主臬正字之模範矣年來此書流傳漸少
熟見者或未之賞因悉仍原本敬為重刊庶家置一編俾童蒙
習之菴而知守成人有德者亦不能越是焉時嘉慶四年秋九
月